



# 清芬灿若霞

## ——现代京剧《老阿姨》观后

□ 刘飞

由国家京剧院和萍乡市联合出品的现代京剧《老阿姨》，日前在京首演，主人公原型是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龚全珍老阿姨。十多年前翻阅《龚全珍日记》时读到：她像蜡炬，燃烧自己，照亮山区孩子们的前程；她像炭火，用炽热的爱温暖无数寒门；她像莲花，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献出莲藕方倒下，留下洁白美好的一生……七八年前到莲花县拜访老阿姨，听她讲与甘祖昌将军的相识相知，当甘祖昌决定解甲归田时，她虽有对战友、对学生们的万千不舍，仍义无反顾跟随丈夫回到山乡，几十年呕心沥血献身山乡教育和公益事业。印象最深的是晚上聊天后，老阿姨拉着我们住进她家，她说自己看眼在村子里行走。当时的我被深深触动，月夜中的这条路，她走了近70年，并且，无数后辈沿着她的足迹还在前行。这大概就是首演那天坐在剧场，大幕拉开，老阿姨从灯火阑珊的深处走到前台的那一刻，我瞬间热泪盈眶的原因。

文艺创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生活中极感人的人物事件，一搬上舞台，本身的感动度与感召力就会衰减。从《老阿姨》中我们得到了启示，那就是人类的命运与情感具有跨越特定时代的普遍性，把重心置于人物命运的深刻揭示与情感的深度表达，创作的障碍就会减少，精神世界的展现不应总定位在其精神的顶端并恒久不变，而应回溯到其走向高光的日常，进行血肉化、情感化、有温度的呈现。于是，与常人无二甚至身体更加孱弱、事业更加多艰的女性，理想和行为的非凡，也就可信可感。进而也向观众传达出，甘祖昌龚全珍这样的群体用自己披荆斩棘中的不懈热情，书写了一代人的初心无悔以及“平民英雄”的可亲可敬。

题旨，《老阿姨》指向了爱情、指向了陪伴，甘祖昌、龚全珍互爱互敬、相携一生，他是她的引领，她是他的映照，这才有将军逝去，老阿姨仍然老骥伏枥。它更指向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回乡带领大家建设家乡的老英雄，甘祖昌之勇往直前与龚全珍之积极支持密不可分。龚全珍热烈、真挚、坚强、直率，在与甘祖昌“相亲”时唱道：“胡杨本是英雄树，守护沙漠生命强。雪莲情愿长守望，不离不弃送芬芳。”——真是别具一格的“情话”。龚全珍个性又极独立，从她少年时期为

摆脱日本铁蹄的蹂躏离开家乡寻求光明，青年时响应祖国召唤远赴新疆投身教育事业便可见一斑。编，是戏剧讲述的必然。作者固然要寻找并串联起龚全珍人生中的典型事件作为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的要素，但如何把这些散金碎玉般的生活素材有机融合，并能裂变出素材所蕴含的更大能量，饶是一个难题。该剧以一个巨大巧妙的结构托盘，那就是龚全珍在晚年翻阅日记时的回忆作为切入点，用“回眸望”的倒叙方式，在心理时空引出了自己与丈夫。首先是“起承转合”。“相亲”是“起”；两人走到一起，相约一生；“回乡”是“承”；历经风雨、共同进退；“从教”是“转”，显然，让龚全珍离开新疆，不啻于“放弃”一部分自己，她感到了不适应。甘祖昌决定回乡后，龚全珍与丈夫的对子戏以及第三场回乡后龚全珍的独角戏，细腻描绘了龚全珍从都市到农村的情感变化，先是意外、纠结，再是担忧、不甘，最终，内心极不情愿的她放弃了，因为她感动于丈夫对她的爱与尊重，她用“从挎包中取出军帽”做了回应、回答，又主动顺应了环境，做出了她的选择。“起承转合”推进了“节奏”，场次与场次的间，还潜藏着另一种“结构”陈述。“风雨沧桑并蒂莲”，要点在“并蒂”。看前三场，甘祖昌、龚全珍都是“成双成对”的，第一场相亲后“闪婚”，第二场婚后还乡，第三场夫妻共同建设家乡。第四场龚全珍“落了单”，这也是剧中唯一“不出”甘祖昌的一场戏，正是为实现龚全珍这个人物的高光时刻。这一场将龚全珍的大爱的起点放在艰难的处境中来充分展开，以小见大，看到危机中人物性格、情感的深沉和境界、理想的深远。剧中留守儿童辍学这些在当代都市中极少见的危机，在当年的乡村却普遍存在。龚全珍作为女性和教师，把女童和山村孩子的未来看得至关重要，因此，她顶风冒雨翻山越岭去寻找辍学的女童，坚持资助困难学生，甚至在第五场中因给学生补衣服顾不上自己的亲生女儿而引起女儿委屈不解。在第二场中龚全珍放弃新疆的优越条件跟随丈夫回乡，就是选择了家庭，与丈夫一道报效乡梓，之后无论多么辛苦、多么繁琐，她都不会抱怨、不会反悔。在多么的场次中，龚全珍在与甘祖昌的朝夕相处中一直被熏陶、被影响、被引领，这个人物一路成长，于平凡中发光发热并最终形成不懈坚持的高度“自觉”。

二度创作准确地抓住夫妻情、人民情这两条情感线做文章，对文本的精神内核进行了张扬，赋予了丰厚的言外之意。导演精心营造的相识、别离、劝学等几个典型情境，为时间长河中人物内心和人文主题牵动了情感之绳。剧中大段的独唱和对唱考验着他们的唱腔功夫，无声对视中潜藏的困窘，难以表达的歉疚，都是他们必须正视的内心波澜。甘祖昌的扮演者田磊，不论从形体动作的设计，演唱音质、音色的运用，还是精神气质的把握，都显得自然真实富有激情。龚全珍的扮演者王润菁，天赋亮嗓，本色质朴，凭着恰切的表演，把老阿姨的温婉无瑕传达给观众。这种温婉，始终立足的核心是：懂得和追随，是经历过爱情丰沛滋润的

稳定感。先进人物不应该都塑造成六亲不认，家庭破碎，不被家人理解，应该从他们坚持崇高隐忍的付出中，找到更好的切入方式，在这部戏中夫妻之间的理解就是很好的切入方式。该剧不但展示了相濡以沫的情感，还使得夫妻二人共同成为爱国报国、忠诚使命的先进模范，完善了英雄“吾道不孤”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设定里，以“无冲突”形成冲突，走入了心灵讲述的诗体框架。而且本剧的一大半章节，都是依靠这一组人物关系来表达时代背景，演绎人物命运，开展人物动作的。所以在新婚后一番甜到心底的爱情对唱后，龚全珍主动放弃了挽留丈夫，化解了丈夫回乡与家庭之间的纠结；丈夫在妻子离休那一天，手捧鲜花守候在校门外，那一段五味杂陈的倾诉，催人泪下……第七场中，编导安排龚全珍帮助过的朱寿山、赵婆婆、尹满娇等悉数上场，叙述着老阿姨的点滴恩情，舞台氛围却因了这种平凡的点滴汇聚成汹涌澎湃。其实，龚全珍的人生理想是极为普通的，她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无私地帮助他们。这种从身边做起的善举，何尝不是博大的爱。这也是该剧的独特视角，以及让人物可触可感的关键所在。此时，甘祖昌出现在荷塘那边，夫妻在不同的时空遥相问候，她向他报告这些年家乡的变化，他赞她的矢志不渝。他们的对话依旧紧扣着一句台词“风雨沧桑并蒂莲”，通过因缘注定相识、宿命终归共聚的心灵畅想与情感绵延，展现了二人将个体生命与国家情怀的深度交融，当然也凸显出乡村建设与教育事业的神圣崇高。

实在说来，这部戏向我们传达的，不仅是龚全珍的先进事迹，还有见证情感的岁月，以及与岁月同在的永恒。这个“岁月”是靠近我们生活的具体，是人的生一息！一个人的生一息静静地摆放在你的面前，不用诉说，不用煽情，却分明用她的淡定告诉你，平凡的一生中曾经存放了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跋涉，怎样的付出，怎样的坚守，怎样在时光里消逝，又怎样与岁月共存的故事。而惟这般淡定从容，才足以证明生命的巍峨。在看似无冲突的同构里，岁月是有状态的“冲突”，让叙事凸显抒情，让叙述充满诗意。一如结尾龚全珍在阳光明媚中一步一步走过蔚蓝的大海，走过大漠戈壁的胡杨林，走过开满莲花的荷塘，定格在天边绚烂的花丛中……那分明是老阿姨爬过陡坡、绕过沼泽，最终唤醒纯真和善良的心灵跋涉历程。如此诗性的表达，咏叹了生命的心路，讴歌了人生的选择，更是蕴涵时代精神的礼赞！

(本文配图均为现代京剧《老阿姨》剧照。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铮摄)



舞台艺术

#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作诗技法隅谈

□ 胡迎建

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创作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个影响极大的诗派，诗社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方回在宋末，又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故为新”，即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领略古法生新奇”，诗人们的总体风格相似，然又各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并且派中有宋末，其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黄庭坚与苏轼并称苏黄，代表了宋调风范。黄庭坚本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后来以其独创成就脱颖而出，东坡与李白飘逸诗风相近，而黄庭坚师法老杜，讲求句法。杨万里在他的《江西宗派诗序》中说，李杜苏黄四大家，“一其形，二其味，三其味，一其法者也”。认为苏东坡风味近李太白，黄山谷风味近杜少陵。缪钺先生认为黄庭坚诗可以代表宋诗之风格，他说：“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宋至此，号为极盛。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祐以后，诗人叠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怪怪风格，尤为显著，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

为何众多诗人师法黄庭坚？由于苏东坡才气横溢，挥洒自如，举重若轻，触处生春，有如神行一片，非人力可致，后人称为坡仙，所以向他学诗的人不多。而黄山谷诗全由学力，有轨迹可寻。加以他乐于传授诗法，人亦愿从之学，故成就后生不少。他们交游频繁，作诗唱和，切磋诗艺。同时这又是诗派形成、传承并扩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黄庭坚强调读书，“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力求推陈出新，学文章不可不知其曲折，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在为人作序中，以及指导朋友、亲属作诗的信札中，提出一系列的诗歌观点。著名观点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黄庭坚还经常与他的外甥洪朋、洪刍、徐俯等后辈诗人探讨创作上的许多细节问题，引导他们体会风格、追寻章法、句法及炼字法。

曾几，赣县人，江西诗派重要成员。作诗赠人云，“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高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别江西”。涪翁是黄庭坚别号。句法，我理解是涵义更广，包括拗律、句式、炼字。至于拗律，则是整体而言，以拗律为主形成的范式。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体大思精，研究成果甚多。下面仅谈诗法的三方面：拗律、句式、炼字。拗律，就某一句不合律的诗句而言为拗律，这种写法而言，则为拗体。在大量合乎格律的唐诗出现之后，出现这种不守故常的拗律，形成一种峭奇崛的律句。老杜最早有意如此写。有人统计，杜甫共有16首拗律，其中《白帝城最高楼》被顾随评为“杜诗之拗律中，最拗之一首”。黄庭坚尤尊尚杜甫，也师法其拗律，奇峭兀傲。有人统计，《黄庭坚全集》中的拗律有140多首。我们看其《题落星寺四首》之三云：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章法布置工巧，格律奇拗。第三句末三字“客坐久”，第五句末三字“与世隔”均为仄仄仄。第六句末三字为平平平。

再言句式。杜甫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惯常的句式为二二三或四三句式。习见多了则不奇，句式多样则可以避免一成不变、板滞拘束。中两联句式尤忌重复。杜甫诗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空回白头人”，五二句式。“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二五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一三句式。

黄庭坚擅长炼句，句式更多而见活泼。如“心犹不死杯中物，春不能无镜里颜”，一六句式。“朱”名词作形容词。又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三一三句式。黄庭坚的古诗也有不少拗句，兀傲奇崛。如：“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上句一四句式，奇兀生新。山谷亦自我欣赏，谓“此可言至”也。又如“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下句也是用一四句式。以古文为诗，极见拗峭顿挫之力。

江西诗派中人，学习黄庭坚作诗的话法。曾季狸说：“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龟父（洪朋）不预，何邪？”说洪朋也学习黄庭坚诗，但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未将洪朋列入。其实这是曾季狸的误记，吕氏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名单中有洪朋其人。

炼字，黄庭坚诗字字烹炼，力求生新出奇。洪迈说，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残蝉正用一枝鸣”。“用”初曰“抢”，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黄庭坚六次改字，力求妥帖，足见下功夫之深。罗大经说：“山谷诗云‘李侯画骨不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盖胸中有全马，故由笔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画也。”二句题画诗妙在用“生”字写出画马时笔势之迅捷而出于自然。陈迂在《宋十五家诗选》中论其诗：“语必生造，意必新奇。”

炼字多炼动词，好的字词通常谓之为“字眼”，有眼则活，所谓画龙点睛。黄庭坚不仅炼单字，也炼双字，如“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炼“疏疏”“密密”四字，与“夜听”密切相关，形容雪下得一阵大一阵小；炼“整整”“斜斜”四字，与“晓看”密切相关，形容飞舞的雪片或大或小。

综合言之，黄庭坚诗风的奇崛奥峭，深折透辟，老辣硬涩。其中拗律、句式、炼字是构成黄诗风格的重要成因，当然远不止此，其腹笥之丰富，用典之巧妙，都是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吕氏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的25位成员，绝大多数是与黄庭坚有传承关系的。南昌人洪朋、洪刍、洪炎，都是黄庭坚的外甥，皆受教于他。黄庭坚称洪朋“笔力可扛鼎，他日不无文章垂世”。人或以洪朋诗酷似其舅。如《送谢无逸还临川》，意深格老，得力于黄山谷，句法似之。据刘克庄《后村诗话》称，洪刍“诗尤工”。其“关山不隔还乡梦，风月犹随过海身”一联，极得陆游欣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洪炎“受诗法于庭坚”“诗酷似其舅”。

又如江西诗派中的重要成员谢翱有《夏日游南湖》一诗：“麴尘裙与草争绿，象鼻筒胜琼杯寒。可惜小舟横两桨，无人催送莫愁来。”以麴尘代指浅黄色，来形容仕女所着的浅黄裙。次句言用粗如象鼻状的竹筒畅怀痛饮。“象鼻筒”，象鼻状的竹筒。刘克庄称赞谢翱作诗好苦思，此诗很有江西诗派的瘦硬特色。

吕本中是继韩驹之后居于重要地位的江西派诗人。赵蕃《书紫微集》云：“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陈潘徐洪不可作，闻阙晚许东莱登。”曾季狸《艇斋诗话》记载他十六岁时所作的“风声入树翻归鸟，月影浮江倒客船”，炼字奇警，是他苦吟呕血而成。他学黄山谷而能变。

近代同光体代表人物陈三立受黄庭坚影响较大。好用拗调拗句以求崛健。如“东南一儒髯髯，日无所为无不为”，后句用一三三句式；“有四壁立无立锥，仕宦端如餐糟腐”中，“四壁立”典，即学黄庭坚诗“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却把黄的五二句法变为一三三句式。

拗律可以看作是古人的求正容变。今日是否提倡作拗律诗，笔者以为作诗要到相当熟练程度，方可在必要时为之，易为人们接受的方法是七律下句末三字用古风三平调之法。然不可多作拗律，需要把握一个度，否则容易造成混乱。

第215期

本版邮箱：perft@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413



### 文艺观察

“他像猎豹般微俯下身，耳朵如灵敏的雷达，敏锐地捕捉着周围的一切波动。他试图从每一个细微声音里，分辨出危险与安全的信号……”这段文字，来自AI小说《天使命徒》的引子。而令一些读者更难以置信的是，这部AI小说全篇超过百万字，有着完整的宇宙观和明晰的故事走向。

AI小说《天使命徒》是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团队采用AI大模型人机协作的成果。创作前期，团队以网络小说为参照系和模仿对象，建构出一套玄幻小说提示词，再调用语言大模型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批量生成内容，后期人工介入，对生成小说进行修改、润色、打磨。从某种意义上看，《天使命徒》是一部类网络文学的AI小说。

近期，《天使命徒》甫一发布，再次将AI文学的讨论推至浪尖：网络文学未来将发展成AI文学？

尽管业内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起点存在分歧，但形成高度共识的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已迎来新的拐点——市场对网络文学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网络文学正朝着多样性和创新性稳步前行，并努力解决同质化问题，提升版权保护力度。此外，面对市场饱和、用户增量放缓的挑战以及微短剧、短视频等文娱新业态的崛起带来的市场冲击，网络文学必须探索新的发力方向与市场增长点。

不久前，江西网络文学发展交流座谈会在景德镇举办。座谈会上，网络作家、网络文学研究者、网络文学平台相关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大家碰撞思想火花，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建言献策、把脉开方。而在这场3个半小时的交流中，“AI”成了高频词。

“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在多个方面均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活力，这离不开AI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持续深入。”如会上专家所言，AI技术不断介入网络文学产业链，是当下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未来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首先，AI技术的应用，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AI技术的发展，对所有故事创作者而言都是极

# 网络文学的未来是AI文学？

□ 万芸芸

大的机遇，它进一步降低了创作门槛，提升了创作效率，又降低了故事的呈现门槛，丰富了消费者的内容选择”“通过AI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分析读者需求，优化作品内容”……如学者所言，网络文学的诞生直接得益于技术的进步，网络文学与前沿技术有着天然的适配性。当下，借助AI的辅助力量提升创作水平，已成为不少网络作家的“心头好”。比如写玄幻小说，世界观怎么设定、修炼境界有哪些、宝物道具、妖魔异兽、武林门派等又该怎么安排？打开阅文集团推出的网文大模型网文妙笔，提交相关提示词后，系统便喇喇给出一整套完备的参考内容。无独有偶，去年10月，中文在线发布了万字创作大模型中文逍遥，用一句话或一张图几分钟生成2万字小说，并能通过大纲和简单的人机交互控制故事走向，最终生成内容连续的10万字小说。

其次，借助AI技术，网络文学的IP生态将获得极大完善，IP产能将得到极大释放。

“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400亿元左右，但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等，拉动下游文化产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中国网络文学书写“小马拉大车”的产业奇迹，离不开IP的深度开发。而基于IP方法论沉淀以及AI技术的进一步覆盖，IP的转化产能将得到大幅提升，过往不太可能被改编的IP也将获得全新的呈现机会，网络文学的二次创作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目前，阅文集团签约作家已利用“妙笔”，一键点击生成了近万张正文插图，近百万用户为这些插图点赞。参照一些国外的AI大模型，根据提示词生成短视频，甚至人机对话、以音频作为提示词来生成短视频等新技术，已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在业内人士看来，AI技术将全面赋能IP生态，除了将文字生成语音、短视频等，未来还将不断解锁生成人设图、名场面、搭建角色与读者互动对话，组建多角色社群等新技术，进一步提高读者的虚拟交互体验，巩固网络文

学互动性强的优势，让读者与IP的黏度更牢固。

此外，随着AI翻译技术的普及，“一键出海”，全球追更，将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常态，众多海外读者可随时随地领略中华文化魅力。

近些年，中国网络文学漂洋过海，吸引了大批国外粉丝，成为“文化会客厅里的大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达40亿元，海外原创作品约62万部，海外访问用户约2.3亿。诚如参加江西网络文学发展交流座谈会的学者所言，“立足于数字时代的创作机制和产业形态，在突破产能和成本限制，助力网文学IP生态提速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实现多语种、规模化、即时性出海，进一步融入全球文化市场，离不开AI技术的强势加持。起点国际就借助AI技术，将作品翻译为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后期编辑加以修改润色，极大提升了整体翻译的效率和准确度。此举不仅让中国网络文学作品从中受益，海外原创网络文学作品也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

诚然，无论是向内革新，提升网络文学品质，延展下游产业链，还是向外拓展国际市场，都离不开AI技术的赋能。而随着网络文学创作过程中，人机之间的互涉、互动、互补渐成常态，未来的网络作家是否要称之为AI作家？借用《天使命徒》团队负责人王峰的话，“作为艺术的一种，文学没有止步不前，它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我们在畅想未来时，很可能正在见证某些奇迹的发生”，也许真正到了未来，我们此刻谈论的AI文学又将发生巨变，成了另一种更前沿的文学呢？

千年来，文学一直在变化中，却始终秉持一个恒定的内核——“文学是人学”。无论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还是文学书写表现的对象“人”，“人”始终是文学中的“主角”，文学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机学”。有人，就会有文学，就会有关于“人”的文学表达。